

商晓娜
撰写
王天抒
摄影

让我遇见你



你
见
遇
我
让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让我遇见你 / 商晓娜著. —南京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4

ISBN 978-7-5346-8320-6

I. ①让… II. ①商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8747号

书 名 让我遇见你

策 划 书香童年

作 者 商晓娜

插 图 商晓娜

摄 影 王天抒

责任编辑 沈 颀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华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43×200 毫米 1/32

印 张 5

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8320-6

定 价 30.00 元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与承印者联系调换。)

目 录

- 1 天使鱼 / 5
- 2 爱上一个射手的缺点 / 9
- 3 拨乱反正 / 14
- 4 打开这个盒子, 我爱你 / 20
- 5 想起柠檬树 / 25
- 6 写在墙上的童话 / 29
- 7 早餐吃老婆饼 / 34
- 8 走过艳阳天 / 38
- 9 人群中擦肩而过 / 45
- 10 请再为我歌一曲吧 / 50
- 11 让我遇见你 / 54
- 12 美丽囚徒 / 58
- 13 你的独舞 / 64
- 14 和下雨有关的 / 70
- 15 我们都健康年轻 / 76
- 16 天黑之前回到家 / 81



- 17 某年黄昏 / 86
- 18 愚人码头 / 90
- 19 日落大道 / 95
- 20 要微笑 / 99
- 21 雨停了 / 105
- 22 一个人的看台 / 110
- 23 热闹的记忆 / 115
- 24 长发为谁 / 119
- 25 纯白 / 124
- 26 回到那条老巷 / 129
- 27 如果让我许一个愿 / 134
- 28 相遇太早 / 138
- 29 想起一个人一些事情 / 144
- 30 一直到春天过去 / 150
- 31 那不是爱情 / 155

你
见
遇
我
让

目 录

- 1 天使鱼 / 5
- 2 爱上一个射手的缺点 / 9
- 3 拨乱反正 / 14
- 4 打开这个盒子, 我爱你 / 20
- 5 想起柠檬树 / 25
- 6 写在墙上的童话 / 29
- 7 早餐吃老婆饼 / 34
- 8 走过艳阳天 / 38
- 9 人群中擦肩而过 / 45
- 10 请再为我歌一曲吧 / 50
- 11 让我遇见你 / 54
- 12 美丽囚徒 / 58
- 13 你的独舞 / 64
- 14 和下雨有关的 / 70
- 15 我们都健康年轻 / 76
- 16 天黑之前回到家 / 81



- 17 某年黄昏 / 86
- 18 愚人码头 / 90
- 19 日落大道 / 95
- 20 要微笑 / 99
- 21 雨停了 / 105
- 22 一个人的看台 / 110
- 23 热闹的记忆 / 115
- 24 长发为谁 / 119
- 25 纯白 / 124
- 26 回到那条老巷 / 129
- 27 如果让我许一个愿 / 134
- 28 相遇太早 / 138
- 29 想起一个人一些事情 / 144
- 30 一直到春天过去 / 150
- 31 那不是爱情 / 155





天使鱼

那年的秋天，我总会穿过一座狭长的露天市场。市场以南北分界，北边卖供观赏的各种金鱼，南边卖同样供观赏的盗版光碟。我总会穿过这座市场，从南到北，转一个弯，然后再过一条有点宽又不太宽的马路，到一家三层楼的超级市场买番茄沙司。我在那个秋意并不盎然的秋天总会看到真的鱼和假的光碟，它们就在我的眼前晃动。

在那个秋天，我还总会看到在真的鱼旁边立着生病的少年。陈旧的迷彩服掩饰不住病号服那蓝白相间的领子。他有时候微笑着和经过的人打招呼，叫人们停下来看他寄养在金鱼档里的两条小鱼。那真是两条瘦弱的鱼，透明的鱼身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鱼骨，只是尾巴有一点红绿，才使得它们在瓶子里变得鲜明。

那是两条天使鱼。病少年是这么告诉我的。我们在秋天过半的时候俨然是老朋友的样子了，他算准了我每到星期三的下午都会经过金鱼档，再回来的时候，手里就多了一瓶番茄沙司，总是这样的。

那一瓶接着一瓶的番茄沙司怎么也不会变，无论是颜色还是味道，怎么也不会变的。就像那个九月，要黄不黄要掉不掉的叶子总是懒洋洋地赖在树枝上一样，都是看惯了的东西。唯一起变化的是病少年，他似乎每周都变得孱弱一点，包裹着他的旧迷彩服也似乎每周都要松垮一点。

病少年有的时候就陪着我一起从北到南穿过那座狭长的露天市场，越往南走，他就越要遮掩那蓝白相间的刺眼的病号服领子。病少年说现在的医生越来越奇怪了，总是不允许他再往医院外跑。那座市场的尽头，偏右一点确实是有一所医院的，大门面向十一马路。病少年在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在自习课偷偷翻出学校围墙的淘气孩子，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恐慌和窃喜。

十月，原先要黄不黄要掉不掉的叶子黄了大半也掉了大半。病少年有一些日子没见了，那两条天使鱼还寄养在金鱼档里，他是绝不会把鱼带进医院的，我这





么想，那刺鼻的来苏水味儿已经闷得他快要窒息了，他又怎么会让鱼儿们也一起受罪呢？他一直都是个善良的好孩子。

金鱼档的老板是一个老头儿，很老了，背有点儿驼，一走路就颤颤巍巍的，好像随时都会摔倒。他说，那个小病号半个多月都没来了，只留下一个月的鱼食钱，一个月后他再不回来，你就把这两条鱼拿走吧。我说，他的病都好了吗？老头儿说，病人只有两条路，不是好了，就是死了。然后我就哭了起来，那么善良，那么感情丰富的一个孩子，不是好了，就是死了。

我在那个十月打翻了一瓶番茄沙司，朱红的酱汁粘在我那件写满了B字母的长风衣上，有一种无邪又哀伤的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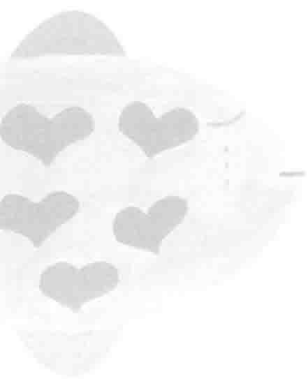
病少年最终还是回来了，来找他的鱼，那两条天使鱼还是那么精神、有朝气。病少年戴着一顶浅咖啡色的帽子，还是裹着他那件旧迷彩服，他也还能微笑，只是有一点疲倦。我说，你这次真的好了吧？他说，我们来给小鱼起名字吧，一条叫小云，一条叫小天，好不好？我看着瓶子里美丽的小云和小天，假假地挤着笑脸，透明的玻璃壁尽责地映着病少年苍白的面颊，他又瘦了很多，显

得双眼特别的大而突出。他从来都不会说他生了什么病，又或者何时会好，但是他从来都掩藏不住那越掉越厉害的头发。秋风吹起，它们就像无主的游魂，无奈地被卷走，最终也不知道落在了哪儿。

那是我在秋天最后一次看见病少年。我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消失了一段时间再重新出现，但是那之后的第二天，我们这座城市就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，雪似乎把什么都覆盖了，也冻住了。金鱼档里再也没有天使鱼出售，叫小云和小天的那两条鱼，在那个下着大雪的早晨被一位中年美妇人带走了。金鱼档的老头儿说那妇人与病少年的脸庞有着相似的轮廓。

我终究没再见到病少年，病人通常只有两条路，不是好了，就是死了。这真有道理。如果他好了，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想他也还能保持着一点天使般和煦的笑容；如果他死了，离开了这个世界，那么就让他化作一条自由自在的天使鱼。





爱上一个射手的缺点

每一个月份的最后一个月，学校礼堂都会有舞会。

每一场看似不经意的舞会里，都马不停蹄地上演着暧昧的邂逅。就好像那一晚，华衣衣遇见林生。

开始并不刻意，他们都站在靠左边的窗子旁边，手里都端着颜色温暖的橙汁。

林生发现华衣衣，或者华衣衣发现林生，都不过是殊途同归的事情。

林生的脸上有一只傲岸的鼻子，笑起来的时候，鼻翼两侧不见一丝细纹。

我是林生。林生说。

华衣衣同林生恋爱是一个星期之后的事情，这似乎来得有些

快速，可是林生给华衣衣的信中写道：一见钟情，一眼就已经足够。

也许是这样吧。也许不是这样吧。林生那个射手座男孩！《星座宝典》写道：射手座男子对每一个女子，都很真诚。

华衣衣把这一页小心地折叠起来，准备和林生约会时带给他看。那是有风的郊外，风卷起的沙尘打皱了整页纸张。

林生拧拧华衣衣冻得通红的脸颊，责备她实在敏感，相信眼前的美好岂不比相信一本书来得光明？

华衣衣不语，她并不是喜欢争辩的人。虽然她知道，射手座男子很爱跟朋友辩论。

林生隔着厚厚的手套牵着华衣衣的手，本来打算逗留一整个下午，可是挨不过中午就已经兴致寡然。

去看电影。林生决定。

林生走路很快，华衣衣觉得自己是他拖在手里的一只行李箱。

林生，请你对我真诚。华衣衣站住脚，十只脚趾忍不住喊痛。

林生笑起来，背起华衣衣上路。这样够不够真诚呢？





回学校的路上，林生和华衣衣遇见朱栏，朱栏是学校里最出风头的女生，是艺术节上的主角，当然也是男生心目中的宠儿。

朱栏抬高下颌，与林生和华衣衣擦肩而过。

林生说，朱栏是他以前的女友。

华衣衣看着林生，她知道自己会把这句话记很久的。

林生再来约会时，华衣衣就学会了避而不见。当然，她也有很多的理由和借口，新年过后就是期末考试了呢，有很多功课需要复习。

林生也不强求，一天里总会觅个空闲到华衣衣的宿舍里坐坐。

华衣衣看到林生的时候，总是忍不住想起朱栏。她终究还是嫉妒朱栏，生怕自己被她比下去。

林生来华衣衣宿舍，呆坐的时间越来越短。寒假前的几天，他甚至很少露面。听说，他和朱栏去了海岛。

射手座是崇尚户外运动的星座！

华衣衣躺在宿舍的单人床上，妈妈打了好多次电话来催她回

家，可是她仍然决定留下来。华衣衣知道自己在等待一个结局，即使是最坏的结局。

放假前一天，林生总算回来了。

林生你该给我答案。华衣衣说。她看见朱栏，站在学校门口的矮树旁。

只不过是去玩。林生说。他似乎不愿意朱栏看到这样的场面。

华衣衣流下眼泪，并不介意朱栏在旁观。

唯有林生别过头去。只不过是去玩！他把背囊搂在怀里。

华衣衣点头，昭然若揭的答案，林生是受温柔、爱及信任吸引的射手，喜欢一切冒险与紧张刺激的生活，而她是处处要求完美的处女座，眼里容不得一粒沙。

只是他们之间的恋爱竟是那样的短暂，用一个夜晚相遇，用一个白天约会，再用几个零碎的小时冷战与分手。

当射手座在夜空里出现的时候，华衣衣忍不住去看那颗钻石一样璀璨的星星。只是不知道在这样的晚上，会不会有一个人也如此这般地找寻处女座的位置。

